

007 智擒古币走私犯

〔英〕伊·弗莱明 著

陈 新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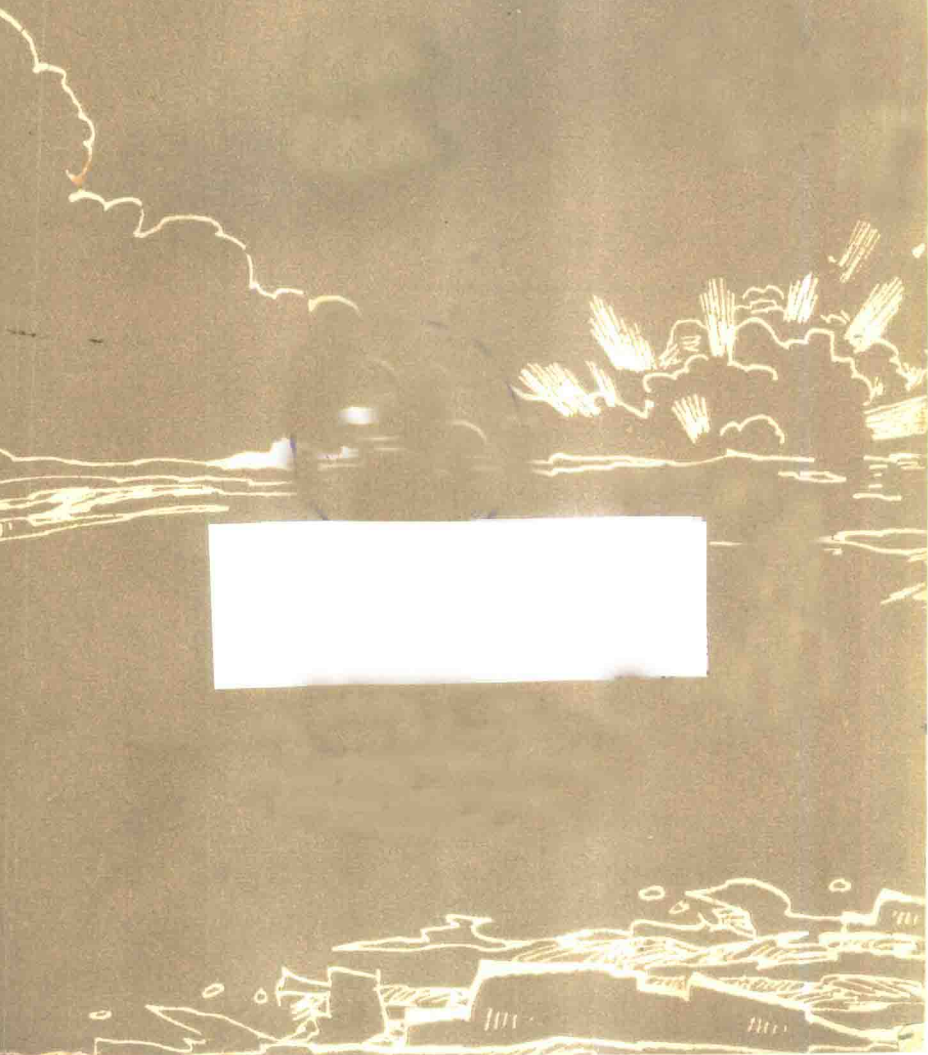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詹姆斯·邦德惊险小说

007智擒古币走私犯

[英]伊·弗莱明/著 陈新/译



Ian Fleming
LIVE AND LET DIE

根据 Berkley Books 1984年第7次印刷本译出

007 智擒古币走私犯

(英) 伊·弗莱明 著

陈 新 译

责任编辑: 康曼敏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43000

印数: 1——47000

ISBN 7—217—00144—7/I·64

统一书号: 10109·2119 定价: 1.40元

新书目, 87—35

目 录

第一章	隆重礼遇	(1)
第二章	会见上司	(10)
第三章	一张名片	(19)
第四章	夜幕降临	(28)
第五章	第七大道	(37)
第六章	落入陷阱	(43)
第七章	比格先生	(52)
第八章	失去知觉	(61)
第九章	是真是假	(72)
第十章	“银影”飞驰	(82)
第十一章	风骚女子	(93)
第十二章	途中换车	(104)
第十三章	鹈鹕之死	(116)
第十四章	接踵而来	(127)
第十五章	子夜行动	(138)
第十六章	抵牙买加	(151)
第十七章	祛邪之风	(163)

第十八章	激战之前.....	(174)
第十九章	死荫幽谷.....	(183)
第二十章	摩根山洞.....	(191)
第二十一章	祝您晚安.....	(201)
第二十二章	大海怒吼.....	(210)
第二十三章	依依不舍.....	(224)

第一章 隆重礼遇

在这个谍报员的生活中有许多极其快乐的时候。有的任务需要他扮演一个富豪的角色；有时他隐居起来过着称心如意的生活，暂时抹掉那脑中死亡的阴影和危险的经历；而常常，就象此刻一样，他又是一名同盟国特务机关的要客。

当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同温层飞机在伊多怀尔德国际航空终点站降落时，詹姆斯·邦德不意受到了元首级的礼遇。

他和其他乘客走下飞机，他先只好委曲一下自己，来到声名狼藉的令人难熬的“美国健康、移民和海关机构”。他估计至少要在这里浪费一个小时，这许多间热气腾腾、黄褐色和绿色的屋子充满了不新鲜的空气和陈腐的汗味。罪行和恐惧笼罩着国境，在那紧闭的标明“秘密”字样的可怕的门后，藏着专心工作的男人，档案和电传打字电报机，电报机正迅速地向华盛顿，向麻醉局，向反间谍机构，向财政部以及联邦调查局输送着情报。



他迎着一月刺骨的寒风走过沥青地面时，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在计算机网中映现出来：邦德·詹姆斯，英国外交护照0094567。短暂停顿了一下后，其答案就从不同的机器中传来：否，否，否。接着，从联邦调查局的机器中传来以下字样：肯定，等待检查。联邦调查局肯定在和中央情报局进行紧急联系。一会儿，联邦调查局告诉伊多怀尔德：邦德可以通过，可以通过。和蔼的官员将护照还给他：“祝您愉快，邦德先生。”

邦德耸了耸双肩，跟着其他乘客穿过金属栅栏，朝标明“美国健康机构”字样的大门走去。

在他看来，这当然只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例行手续，但是他也不喜欢自己的档案材料控制在外国机构之中。隐姓埋名是他干这种行当的主要诀窍。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要泄露一点，就会削减自己的价值，甚至会危及自己的生命。此时在美国，他们已知道了他的全部底细，他感到自己的幻影就象被巫医偷走一样。他自己最关键的东西押在了别人的手中。当然，这里也有许多是朋友，不过……

“邦德先生？”

一个穿着普通的男人从“健康机构”大楼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面容愉快，但又难以形容。

“我叫哈洛伦，见到您很高兴！”

他俩握了握手。

“想您一定旅途愉快。请跟我来好吗？”

他转向在门口值班的机场警官：

“你好，中士。”

“你好，哈洛伦先生，见到你真高兴。”

其他乘客已走进大楼。哈洛伦转身向左，在大楼的边上，另一个警卫打开了高高的边界栅栏中的一扇小门。

“再见，哈洛伦先生。”

“再见，警官。谢谢。”

就在门外，一辆黑色“布克”牌轿车等着他们，马达在轻轻地转动。他们钻进车，邦德将两只轻便手提箱放在司机旁的前座位上。邦德简直不能想象，箱子是怎样迅速地从那堆积如山的旅客行李中抽取出来的，几分钟前，他才看见箱子被手推车推到海关处。

“好了，格雷迪，我们走吧。”

大轿车迅速向前驶去，邦德舒适自在地靠在椅背上。

他转向哈洛伦：

“这真是我平生受到的最隆重的礼遇。我本来以为至少得一小时才能通过移民处呢。是谁这样安排的？我不习惯受到这样隆重的礼遇。不过，还得真要好好感谢你们呢。”

“您是极受欢迎的人，邦德先生。”哈洛伦微笑着从一盒“幸福”牌香烟中抽出一支递给他，“我们希望能使您感到舒适愉快。您需要什么尽管说。华盛顿有您许多好友。我一点不清楚您为什么来这儿，但我感到有关方面对您很热情，把您作为一名政府要客来接待。我的任务就是来尽快地接您到下榻的饭店，尽可能让您舒适，然后我就可以交差，忙自己的事去了。您的护照可以放在我这儿一会儿吗？”

邦德将护照递给他。哈洛伦打开了座位旁边的一只手提箱，拿出一只很大的金属图章。他将邦德的护照翻到美国签证的那一页，盖上章，在司法部拼合文字的深蓝色圆圈上签了字，然后把护照还给他。他掏出笔记本，抽出了一个厚厚的白色信封递给邦德。

“这是一千美元，邦德先生。”邦德刚想开口，他举手示意他不要说，“我接到通知，如果您拒绝的话，将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不要多说了。”

邦德眯眼看着他，然后咧嘴笑了。他将信封放到了皮夹里。

“好，”他说，“非常感谢你。我要在最困难的时候花这钱。我很高兴身旁有一笔流动资金。”

“那好，”哈洛伦说，“现在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向上司汇报了。请您必须记住寄一封感谢信到‘移民和海关处’，以便今后和他们进一步合作，这只是例行公事罢了。”

“继续说下去，”邦德说。他乐意保持缄默，欣赏着自战争后第一次看见的美国景色。他可以通过以下东西再次看到美国英语的习惯用法：广告，新型汽车模型，汽车拍卖价格。路边那惹人注目的招牌：柔软的肩膀——分明的线条——拼命往前挤——当心滑跤，驾车的规则；女人开车的数目；男人的服饰；女子的发型；民防系统的警告：为了免遭敌人的袭击，请不要在此停留——越过桥去；浓密的电视天线、电视广告和商店橱窗；空中偶尔掠过的直升飞机；号召公众对防治癌症和小儿麻痹症进行投资；一分钱一分钱地积

累。

司机把车开上了三角自治桥，高速穿过坡度很陡的桥面，来到住宅区曼哈顿的中心，纽约那美丽的景色立刻映入眼帘。最后他们来到了人口稠密而热闹的居住区，这里汽车喇叭声声，人头攒动。

邦德转向邻座。

“我很抱歉地这样说，”他说，“这里一定是全球最引人注目的原子弹目标。”

“住在这里没什么好处，”哈洛伦赞同地说，“夜晚我常常睁大着眼想外面会发生什么事件。”

他们在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五街拐角处的圣雷吉斯停车。一个身穿深蓝色大衣、头戴高级毡帽的表情忧郁的中年男子从穿制服的看门人后面走上前来。在人行道上，哈洛伦向他介绍道。

“邦德先生，这是德克斯特上尉，”他恭敬地说，“上尉，我现在可以把您交给您了吗？”

“可以，可以。他的行李刚刚送上去。房间号码2000。顶层。我先和邦德先生走了，再看看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做。”

邦德转身和哈洛伦告别，并谢了他。然后，哈洛伦背对着他，向看门人交待着邦德的行李。邦德的视线绕过哈洛伦看到了第五十五街。他眯着眼。一辆黑色轿车急速闯入繁忙的街道，紧贴在一辆出租车后面猛地刹住了车，司机用拳头捶着喇叭。轿车继续前移，绿色交通灯刚刚一亮，车就消失在朝北的第五大道上。

司机非常精明，判断很果断，更使邦德感到惊讶的是，司机是一个女黑人，相貌漂亮，穿着一身黑色司机制服。邦德透过轿车的后窗瞥见了车中唯一的一个乘客——一张巨大的灰黑色的脸慢慢地转向他，邦德确信他的视线是对准自己的。渐渐地，汽车驶向了第五大道。

邦德和哈洛伦握着手。德克斯特不耐烦地碰了碰他的双肘。

“我们直接穿过大厅到电梯那儿去吧。请您戴上帽子好吗，邦德先生？”

当邦德跟着德克斯特踏上台阶走进饭店时，他感到自己对刚才那种反常现象反应得太慢了。人们很少能看到世界上还有女黑人驾驶小车。一个女黑人当司机简直是奇闻。特别是在哈莱姆^①就更加不可思议，但是，刚才那辆车肯定是女黑人开的。

而那个坐在后座上的巨人呢？那张灰黑色的脸？比格^②先生？

“哼，”邦德一边想，一边跟在德克斯特那瘦溜身材后面走进了电梯。

电梯慢慢地上升到第二十层楼。

“我们要告诉您一件意想不到的消息，邦德先生，”德克斯特上尉说，而邦德对他的话好象没听见一样。

他们沿着走廊来到拐角的一个房间。

① 哈莱姆：美国纽约市的一个区，居民大都为黑人。

② 比格：这是一个音译的名字，英语中是“巨大”的意思。

风在过道窗户外叹息着，邦德瞥了一眼这里的其它摩天大楼，远处是中心公园那光秃秃的树干。他感到自己悬离了地面，在这没有人烟的空间，一种奇怪的孤独感忽然占据了他的心灵。

德克斯特开了2000号房门，然后进去把门关上。他们站在一个明亮的小厅里。他们将衣帽脱在椅上，德克斯特开了前面的门，先请邦德走进去。

这是一间漂亮典雅的起居室，他仿佛来到了皇宫——舒适的座椅，套有淡黄色丝绸的宽大的沙发，奥步松精细地毯，淡灰色的四壁和天花，前弓形的法国床头柜上放着瓶瓶罐罐，冬天的阳光穿过一扇大窗户洒进来。中心暖气适中。

通向寝室的内门打开了。

“花放在了您的床边。这是中央情报局著名的‘微笑服务’。”又高又瘦的年轻男子笑嘻嘻地走来，他的手前伸，邦德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

“费利克斯·莱特！你到这儿来干什么？”邦德紧紧抓住那结实的手，亲热地摇着，“你到我寝室里来究竟干什么？啊呀，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为什么你不呆在巴黎？不要对我说他们又让你卷入了这件差事！”

莱特充满深情地审视着这个英国人。

“你刚才说准了，他们正是派我来干这事的。多么走运呀！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中央情报局认为我们那次在皇家赌场配合得很好，因此他们又改变了主意，把我从巴黎的联合情报机构中调出，让我参与华盛顿的行动，我这不就来了。

我主要负责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某种联络工作。”他朝德克斯特挥了挥手，德克斯特正用讨厌的神情望着这位幽默而热情奔放的男人，“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力——至少是美国人的权力——但是正象你所知道的那样，这里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属于中央情报局的，所以我们必须联合行动。现在你代表英国来这儿对付那个牙买加人，这下班子就齐全了。你认为这个差事怎么样？坐下来喝一杯吧。我一听说你到了楼下，就订了中饭，马上就可以吃了。”他走到床头柜旁，开始调起马丁尼酒来。

“哎呀，我真糊涂，”邦德说，“那个老家伙M没告诉我实情。他只讲了一句真话：千万不要把好消息告诉给任何人。我想，他会认为事先说了，会影响一个人对是否接受任务做出决定。原来是你来了，这个任务真是太好了。”

邦德突然感到德克斯特已沉默了很久，于是转向他。

“能够听从你的指挥，我感到很高兴，德克斯特上尉，”他幽默地说，“正如我知道的那样，这个差事很明显地被分成两半。一半完全在美国领土范围。当然，这属于你的管辖范围。然后，我们还必须将此案扩大到加勒比海，牙买加。我知道，我还必须远涉到美国领海之外去。因此，费利克斯就将象贵政府决定的那样，将这两半结合在一起。我在这儿时将通过中央情报局向伦敦报告，当我到达加勒比海时，就直接向伦敦汇报，但同时仍和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系。你以为如何？”

德克斯特微微地一笑。“你说的是，邦德先生。胡佛先生

告诉我，他很高兴地得知你作为我们的客人和我们一起工作。”他又补充说，“实际上，我们认为此案与英国方面关系不大，我们非常高兴的是，中央情报局将和你及伦敦方面协同作战。我想，一切会很顺利的。为幸运而干杯吧，”他端起莱特递到他手中的鸡尾酒。

他们悠闲自得地喝着冰冷的烈性酒，莱特那老鹰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疑惑的表情。

门被敲了一下。莱特打开门，行李员提着邦德的手提箱走进来，后面还跟着两个服务员，他们推着手推车，上面装着盘盘碟碟，刀叉餐具，他们把台布铺到折叠桌上。

“软壳蟹，牛肉饼，法国油煎土豆，花茎甘蓝，花样色拉，黄油硬糖冰淇淋。怎么样？”

“很好，”邦德高兴地说。

他们坐下，细嚼慢咽地品尝着每一道美国菜。

他们没再说什么，只是倒了咖啡端来，桌上的菜收走后，德克斯特上尉才从嘴上拿掉雪茄，清了清嗓子。

“邦德先生，”他说，“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有关这个案子的情况了吧。”

邦德用拇指甲挑开特大号“睡椅”牌香烟的封口，他靠在软软的椅背上，屋里舒适温暖，他的思想又回到了两个星期前那阴冷的一天，那是一月初的时候，他从自己的寓所出来走进那沉闷的伦敦雾中。

第二章 会见上司

他打开雾灯，驾着小车沿着国王路开上了斯洛恩街，驶进了海德公园。

M的参谋长半夜打电话来说，M想在第二天早晨九点钟见见邦德。“时间早了点，”他抱歉地说，“但是他好象有什么要事似的。他已酝酿了好几个星期，我想他最后做出了决定。”

“你能在电话里向我透露点什么吗？”

“A代表苹果，C代表查理，”参谋长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这意味着此次任务涉及到A局和C局，这是英国情报机构分别处理美国和加勒比海事务的两个局。邦德曾在战争期间为A局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他对C局的业务一无所知。

他沿着路边驶过海德公园，他为即将见到M而兴奋激动，M这位杰出的人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情报机构的头目。自从去夏以来，他就一直没看到那双严厉而狡猾的眼睛。

记得那次，M很高兴。

“休假去吧，”他说，“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植些新皮在那只手背上。‘Q’部已经为你挑选了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并确定了手术日期。不能老是让你留有那个该死的俄国商标。这一切结束后，看我能不能再为你寻得一个好目标。祝你走运。”

手治愈了，没有痛苦，但时间过去了许久。那个狭长的硬疤，它是一个俄文字母，代表“间谍”的头一个字母，终于被除去了。邦德一想到那个用匕首刻成字母的家伙，他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就不禁捏得更紧了。

那个握着匕首的家伙是苏联某个复仇组织“毁灭间谍”的一名特务，那个辉煌的组织现在怎么样了？它的能力和影响还是那样大吗？贝里死后，谁来控制它了呢？在邦德参与那次皇家赌场的一次巨大赌注之后，他发誓还要和他们交手。他在上次和M会晤时讲述了许多关于那个组织的情况。难道这次和M见面会让他继续沿着复仇的道路走下去吗？

邦德眯起眼睛，看着摄政公园的阴暗处，他那副脸在昏暗的仪表板灯的映照下显得冷酷而刚毅。

他在无人的高墙后面的汽车库停车，将车交给一个穿着朴素的看车人，然后向主入口处走去。他乘电梯来到顶层，穿过铺满厚厚地毯的过道，来到了他非常熟悉的M办公室隔壁的一扇门前。参谋长正等着，他一见到邦德就立刻用内部电话向M报告。

“长官，007来了。”

“请他进来。”

M的私人秘书，漂亮的莫尼·彭尼对他报以甜蜜的一笑。他穿过双道门，绿色灯立刻亮起来，灯高高地悬挂在他刚刚离开的房间墙上。只要此灯一亮，M就不再接待任何人。

一盏带有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将光线投射到宽大桌子的包着红皮的桌面上。屋内的其它部分被窗外的浓雾罩在昏暗之中。

“早上好，007。让我来瞧瞧你的手。医师的技术真不赖。皮是从哪里移植的？”

“在前臂的上方，长官。”

“哼。头发也长得浓了些，还有点弯弯曲曲。请坐。”

邦德走到面对着M办公桌的一张椅子旁坐下，那双灰色眼睛盯着M，似乎想猜透他的心思。

“休息得好吗？”

“很好，谢谢，长官。”

“看过这玩艺儿吗？”M迅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他把它扔向邦德坐的这边桌上。它带着一声微弱的铿锵声落在红皮桌面上，那是一枚闪闪发光的一英寸宽的锤击而成的金币。

邦德捡起它，翻过来，放在手中掂了掂份量。

“没看过，长官。也许值五英镑。”

“收藏者肯出十五英镑。这是一枚爱德华四世玫瑰色金币。”